

名

山

藏

名山藏卷之二

晉江河喬遠

臣林記

正德臣一

劉健

謝遷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其先太康人曾祖紹祖爲元順德路總管父亮三原教諭娶妾白有身方就館妻張夢一偉人致帝命紫衣玉帶其家寤猶見也而白報生男矣

亮平生孝謹與人恭遜介直寡合不爲私議里有不善者匿不敢見人稱曰板劉平生務

實學其教以明理飭行爲本學者畏服之

少聰慧嗜學與閭閻錫白良甫

輩游皆洛中老生名士登天順四年進士改庶吉士

尋授翰林編修累官少詹事三任皆輔太子孝宗卽位錄東宮臣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四年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健初在翰林閉戶讀書人謂木強人而已旣入閣練習國體名經濟才萬安劉吉相繼去位與徐溥丘濬同相正色簡語無所依違七年進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明年薦李東陽謝遷入輔政十一年以大明會典成進光祿大夫狂國少傳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時上勵精求治從亦身任天下之重凡大臣進退政事臧否反覆密上未嘗不嘉納也上數御文華殿及平臺煖閣而

召健東陽遷議政東陽才敏遷方質而健確直見事稍遲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允侃侃十六年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其年一品滿九載上曰勞卿久矣兼支大學士俸十八年進左柱國支正一品俸時上憂勞思治益明習國家事欲盡革諸煩苛弊蠹以蘇民隱每名對屏左右離立數丈許左右竊竊目屏隙中聞上數數稱善而已上仁慈敬慎望治雖切而謹守舊章不輕變易尤惡慘覈之政健念上體清癯太子未壯恐一旦有意外慮務却謀遠顧省機密發使天下隱受其庇至上

語及宮中之政毅然創抑欲盡洗刷近侍權復太祖舊章然亦未敢輕動也當是時健與東陽遷三人在內閣而馬文升在吏部劉大夏在兵部韓文在戶部戴珊在都察院同心戮力天下仰風采健在內閣凡事以公平爲主正色率下處同鄉無所黨比僚案謁私宅不與交一言及入朝論事關大體者累千百而不盡弘治以前士攻舉業仕則精法律勤職事鮮有博覽詞賦閒有之衆皆慕悅必得美除孝宗在宥朝政有常冠佩委蛇士各奮興健獨教人看經窮理李東陽以詩文氣節援引名流健處之若不知者吳寬

文學著名謝遷欲健薦之同相健外示唯唯而已強之則曰待公柄事與之同升何景明年少有文兼健同鄉人謂得選翰林無疑健獨嫌景明福薄也孝宗寢疾召御榻前執手歔歔今皇太子侍具言軍國重事命與東陽等悉心匡輔皆飲泣受命莫能仰視武宗卽位不親萬幾中官用事健與東陽遷自劾復疏言政令十失推讓東陽使之屬草未幾中官劉瑾與其黨八人者益見幸健與東陽遷連章請誅之戶部尚書韓文率九卿繼疏健從中反覆諍八人良窘中官王岳范亨徐智入閣議且安置之南京健推案慟

哭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陵土未乾嬖倖若此他日何面目見地下邪健以岳亨可與謀因密語明日諸公伏闕固爭公從中應之吏部尚書焦芳素以健不比已欲圖健位泄謀於瑾瑾等泣懇上前上震怒收岳亨而瑾遂爲司禮監健三人知事不可爲卽疏辭官上亦立聽之惟東陽被留瑾當事盡捕治言官之論掾健遷者祔韓文官而焦芳爲大學士居一年矯旨列健遷文等五十三人爲姦黨榜示天下又二年坐推舉懷才抱德士草詔出健黜爲民頃之追奪其誥命謫罰米瑾誅復原官所罰贖還之健

每聞上狩邊巡江南輒長嘆輟匕飭曰陛下暴衣露  
蓋臣安坐家食死無以見先帝矣輒舉弘治時事淚  
潛潛下也世宗嗣位健年九十不可起賜勅存問曰  
朕惟人臣事君行道樹功豈不難哉而名遂身退壽  
老康寧身繫天下之望尤不易得卿自早年究心理  
學蜚聲藝苑勞動著茂聞望彌隆遂受知孝宗皇帝  
弘治十八年之治卿與二三大臣佐理爲多顧命之  
日推誠付托至切至專卿感激知遇益竭瘁勞武宗  
改元隨事納忠曲爲匡拯其毅然不可回之氣往往  
見於詞色群小難容告老而歸中間復遭讒抑而昭



雪隨之高風大節播仰天下有日矣今年近九旬體履康泰盛福完名求之於古則有宋名賢卿鄉先哲若司馬光文彥博輩不多讓焉累朝舊德實軫朕懷特遣行人至家存問仍賜羊酒令有司月餽官廩八石歲給輿隸十名式表異數卿尚願養天和茂膺壽祉用表儀于天下抑朕聞老臣體國義不忘君方茲初政嘉謨至計尚無秘隱輔我不逮欽哉明年遣撫臣就第致束帛餼羊上尊年九十三卒贈太師謚文靖

健爲修撰時有欲薦爲提學憲臣者筆之得咸之

九五日咸其晦周公教我矣不果行因以爲號而世人誤以廟

庵爲廟庵

謝遷字于喬餘姚人其父恩以禮經名塲屋久弗售

因遷居而生遷遂以命之成化十年舉鄉試第一明

年會試考試官趙瑄閱其文欲置選首而瑄爲兵部

主事名位輕寘第三顧瑄已批遷卷曰狀元拜相必

此子也趙瑄晉江人善以文章鑒別人成就爲廣東  
提學僉事考較海南士旣捐曉語人曰是處

前列諸生文則可矣顧其成就不及劣等者  
及應試諸生波海多有沉溺人服其精鑒廷試擢

第一授翰林修撰入館進學專勤謙抑諸先輩皆重

之滿九載陞右春坊右諭德選侍東宮孝宗登極陞

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加俸一級初開經筵

奉勅爲日講官與修憲宗實錄上方嚮意學問遷積

誠開悟先期焚香莊誦如侍天顏及當講敷暢詳明  
甚稱上意御馬監左少監郭鏞請預選女子於宮中  
或諸王館習禮讀書待服闋之口冊封二妃廣衍儲  
嗣遷上疏曰伏聞陛下因內侍之言欲預選后宮固  
亦廣嗣續綿本支至計但今山陵之工未畢諒陰之  
痛可哀陛下春秋向盛如日初升血氣未定如泉始  
達熊羆麟趾天慶方新中宮正位兩主得人自餘妃  
嬪宜可稍緩臣聞九經之義遠色爲先建始之初不  
可不重下禮部禮部尚書周洪謨等議遷言是三年  
以省親請給驛賜金幣明年實錄成陞詹事兼侍講

學士加俸如前丁父母憂服未闋詔以本官入閣辦事是爲弘治八年遷辭不許陞詹事兼秩如故詹事乘馬百條避路時人榮之十年勅修大明會典爲總裁官其明年武宗爲皇太子出閣講學陞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會典成陞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遷長身玉立儀觀都偉爲人愼默簡重其與劉健李東陽同相健敢于任事而資遷之制斷東陽長於爲文而資遷之典則孝宗臨御十有八年繼體守文號稱至治三人稱賢相焉時承平旣久政漸寬弛近習怙侈尤甚內府各庫及諸倉場

馬坊筦事內臣多作奸索賂而御馬監軍士月以禁旅不隸本兵虛名充食遷知上圖治甚切乘閒言之上今撰旨禁約遷曰設禁虛言也須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開奏然後嚴立禁條庶幾民困少甦上悅如其言繇是軍伍之曠缺戶口之衰耗屯田鹽法馬政之弊壞方與徙東陽爲上漸次修舉以復舊章而宮車晏駕矣上大漸與徙東陽竝受顧命武宗登極加少傅兼太子太傅纂修孝宗實錄充總裁官遷疏乞致仕薦吳寬王鏊自代言甚懇至恬讓之風聞於中外竟不許頃之以劉瑾故與徙同乞致仕焦芳入閣

遷薦寬整不見及而瑾以遷與健連章請誅尤所

切齒二人遣人四偵竟無所得久之餘姚人周禮徐

子元許龍上虞人徐文彪以懷才抱德被舉瑾謂四

人者遷里人所以舉懷才抱德之士草詔出劉健遂

矯旨與健竝黜爲民謫戍禮等四人禁餘姚人毋得

爲京朝官文彪字望之正德初舉賢良以母老辭有司敦促乃行至京試吏部用蕭傳恭顯語

瑾怒甚下之獄榜掠幾死械戍鎮番文彪處之怡然諸武弁子弟相率來學瑾誅赦還禮子元龍等雖同

時遭瑾禍而文彪所造獨深所著有貞時集若干卷頃之矯旨今遷弟武選員

外郎廸致仕子編修丕除名欲追奪誥勅會瑾敗初

遷去位時臺諫交章奏留皆見逮繫榜掠旣歸瑾意

叵則人皆危之遷曰不見劉元城事乎天佑皇明我  
當無他日與客圍棋賦詩晏如也瑾誅詔復職致仕  
世宗登極遣行人齎勅存問起廸叅議不復任翰林  
廕一子中書舍人居一年今有司時加存問大學士  
費宏疏遷自代宏去楊一清復薦遷六年上遣行人  
勅起于家命鎮巡藩臬敦促上道既至進少傳戶部  
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始一清薦遷若虛元僚待遷者  
及遷至一清無讓意力乞還上以天寒免遷朝叅除  
夕示御製諸詩疾醫來賜酒米少閒遣鴻臚卿趣出  
視事遷竟辭歸三年卒壽八十三贈太傅諡文正丕

舉鄉貢第一進士及第

韓文

張敷華

楊守隨

韓文字貫道洪洞人韓琦之後也父祖世隸醫學生時父夢紫衣抱送文彥博其家故名之文以成化二年進士爲兵科給事中持節韓藩盡卻饋送已率同官論都御史王越邀功啓釁薦李秉王竑合起用疏中語涉宮禁純帝震怒逮至文華殿面杖三十陝西三邊紀功郎中謹奏總兵都御史聚等殺降報功上命文往勘還奏報可陞右給事中滿考出爲湖廣右叅議提督太和山兼撫流民均州亢旱踰三年文至



淨樂宮開勅甫畢大雨如注人皆異之太和山鎮守  
太監貴聲勢凌物文但誠心處之貴亦心革亡何轉  
左分守襄陽九溪衛桑植長官頭目讐殺隣近侵地  
奪印文身往撫諭皆聽服旣以父喪歸時文爲叅議  
八年矣孝宗初王恕爲吏部尚書知其久滯陞山東  
左叅政濟南之俗天旱則惡少年相聚發塚暴屍名  
曰打魁文下令嚴禁居二年以薦超陞雲南左布政  
使尋以都御史巡撫湖廣河南轉戶部右侍郎以母  
喪歸終喪改吏部陞叅贊南京守備機務兵部尚書  
先是外守備與內守備會議事仰鼻息於內守備而

已外守備殊不出一語文復誠心處之卽出語內守  
備皆聽服尋陞戶部尚書就道之日軍民沿岸攀留  
號泣孝宗末年慨然興治召文榻前令考祖宗鹽法  
之舊以通商實邊文上言國家之務莫重邊餉飛輓  
之利莫良鹽法太祖高皇帝立法至嚴且備是以凡  
遇邊警糧草缺乏召商上納無不響應小民免轉運  
之勞塞下得濟急之用効速而大莫有過此法久弊  
生冒濫阻壞開中雖多實用全無皇上重慮邊陲弗  
靖蓄積少充特召臣文恭承聖諭朝野聞之莫不懽  
喜臣等敢不悉心以對因條七事以聞奏上孝宗已

崩矣武宗卽位許行其六事而其一事下文再議其  
下一事再議者蓋文陳買補殘鹽之弊謂祖宗舊制  
谷處鹽運便等衙門歲辦鹽課如額類徵梁積以待  
商人開支商人稱便近者慶雲侯壽家人洪奏買兩  
淮殘鹽八十萬引壽寧侯鶴齡家人成達等奏買長  
蘆兩淮殘鹽九十六萬餘引名雖買補殘鹽其實傷  
奪正課按每引納官多至一錢而賣鹽可得一兩八十萬九十六萬爲銀多矣乞今所  
領引目赴官銷繳價銀如數給還其未完者停止勿  
上旨下文持舊議如初上命已納價者如弘治舊旨  
未納者停止如文議文曰陛下卽位有詔書內外勢

要奏討奏買存積常股鹽攬越支賣夾帶私販詔到  
各該巡鹽巡按御史從實驗理除未支掣並行住支  
此詔書也請如詔上曰如詔書是也壽寧侯家人成  
等并商人譚景清業有旨卿遵行之頃壽寧侯奏辭  
引目而慶雲侯尚請如舊文復請如詔書上復曰如  
前旨文曰臣已累請如詔書上曰有屢旨如前旨亡  
何巡撫陝西都御史楊一清爲關中請賑須金十萬  
請開中淮浙四川鹽百萬引復下文議文復言法有  
成規事不可緩祖宗設立鹽法專爲備邊賑飢之用  
官豪勢要不許占中此法之有成規者也山陝饑饉

人民隨處流移虜賊入寇軍民多被搶掠此事之不可緩者也法有成規守者變之必至壞事不可緩任者忽之靡能濟諸處變賣鹽銀存積數多戶部催取運司半年錙銖無有皆繇商人譚景清等以隨場買補爲名霸占市利官課不充實繇于此臣等屢經執奏未蒙俞允若以成命已下勢難中止則何如祖宗成規之難以變更若以商人資本艱難恐致失所則何如百萬饑民轉之溝壑之難緩引手況今邊方報警虜賊在套又將簡練兵馬措辦糧草用預調發若買補之害不除將鹽法之壞如故一有猝急曷以支

持臣等反復思圖惟有如詔書第今譚景清銀已納部情難盡法沒入惟有給還原數追收所領引目方可全國法之至公示天下之大信杜奸宄之竇門通飛輓之實利外此如欲別議是陛下所以待臣等股肱耳目之臣不若譚景清等一商人陛下所以計宗社生民不若爲商人譚景清計一家疏上仍命再議大學士健言譚景清等附託皇親奏計殘鹽旣不奉詔還官又不領回原價阻陛下新詔累母后盛德此臣等失職罪請解臣任上復下議文言臣等前議給還納價收取引目已是屈法伸情今難復再上方許

之文在戶部一年如請追沒妖道番僧賞賜請裁宐  
濫內官請收復景州民崇奏長寧伯或占田明旨翻  
將崇逮繫請止太監綬買辦寶石珍珠請酌太監果  
賣鹽以備織造先後不一疏而所執鹽法尤爲堅挺  
亡何則劉瑾輩事起而文去位矣蓋文約諸九卿合  
詞上言人主辯姦爲明人臣犯顏爲忠况群小作朋  
逼近君側安危治亂胥此焉關臣等備員股肱當主  
少國疑之日仰察天象俯揆物議瞻前思後憂心如  
割至於長泣涕下不能自已輒敢昧死上聞臣等伏  
覲近歲朝政日非號令失當自入秋來視朝漸晚仰

窺聖容漸日清癯細究其故皆緣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丘聚等置造僞巧淫蕩上心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錯陳優劇或導萬乘之尊交易於外狎昵媒褻無復禮體日游不足繼之以夜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兆此等數人蠱惑君上圖便已私寧復思赫赫天命皇皇帝業攸萃聖躬方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損身失常卽將此輩齏粉菹醢何補于事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終顧命之語陛



下所宜顧諟也。閹宦誤國前古最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效。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忌爲患。不細。伏望奮乾剛。剖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明正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潛消禍亂之階。永保靈長之祚。疏入。上方欲治八人。罪八人者。繞泣上前。得留如故。始文未上疏時。朝退入部。卽對部屬官言。上居起泣數行。下郎中李夢陽勸文爲疏。與諸公伏闕上之。文遂屬草。如此謂夢陽曰。卽事不濟。吾年足死矣。八人旣留。於是日夜求文。適不得。會有解戶以贖金輸庫。事覺。罪文降一級。致

仕戶科給事中徐昂言文歷官歲久端謹素著銀課失覈責在屬官乞聽以舊官致仕內批昂褒美大臣顯有囑託文遂落職并除昂名文子高唐州知州聰刑部主事士奇並除名爲民文出都門乘筍輿行李一車而已瑾偵伺無以加之又會戶部有故冊逸代文者顧佐瑾嗾佐上其事佐持不可瑾奪佐俸逐之去復以中旨逮文鞫錦衣獄有投匿名文書丹墀下者言瑾欲陷文至死人皆譁怒瑾乃已禁文數月取中旨勿擬文罪第與故戶部侍郎張經並罰米千石而更羅織文他事罰二千繼之瑾誅復職文廓大遠

永莊簡凝重歷官四十餘年歷事三朝詢諮遠猷根

本彝憲天下陰受其福家居行義多可稱述鄉里化

之年五十喪妻不娶冬寒命小孫溫足婢媵不得至

前老而形神堅壯面沃有光吟詩作楷行不廢

文每  
日自

課吟詩以篇什計  
臨池以水爲度與劉大夏張敷華並稱弘治中大

君子交善林俊數千里外書問往來如東西家肅帝

登極文已老加太子太保今有司存問賜璽書曰比

權奸之竊柄痛朝政之紛更卿守正不阿抱忠自誓

倡言扣闕山岳難搖甘禍忘家冰霜不變天下仰其

風采神明相其壽康起文彥博九袞之餘人心攸屬

繼韓魏公百代之後家慶彌彰宣讀畢文感泣不已  
年八十餘卒吏部爲請諡曰愚同賓子竟保其身老  
似武公不弛于學命贈特進光祿大夫入傳諡忠定  
文身後子孫多有顯者

張敷華字公實安福人父洪正統中與土木之難敷  
華自爲兒時社樹爲祟率群兒斬伐之祟已里人異  
焉景泰中錄死事後廕入太學天順七年應會試舉  
場火士子奔亂敷華與戴珊倪岳獨見一朱衣人啓  
門出之明年試舉進士改庶吉士成化初當散館與  
劉大夏獨願就部曹以周當世之務授兵部車駕主

事陞員外郎郎中嘗奉使道遇盜劫其囊得七金而  
已使隸市肉屠告隸易金坐客詰屠曰何知非相公  
金屠曰相公雅用俸金無惡金也陞浙江右叅議監  
溫處二州銀課時景寧礦盜起鎮廵議勦敷華榜示  
招撫從數十人曉諭之皆聽命因斬其魁首十餘人  
陞叅政遷右布政使皆在浙中凡居浙十餘年不求  
赫赫聲而境內大治弘治元年擢湖廣布政使歲饑  
給粟散粥藥病掩骼高值來商卑詞告糴出官錢脩  
學宮編役軍民籍爲甲伍使資傭直以業餓者任滿  
籍羨金二萬餘悉貯官庫四年南京給事中邵誠等

言敷華與布政劉大夏秦民悅婁謙徐恪按察使魏  
富叅政李蕙副使羅璟林俊等皆存心清謹制行公  
勤乞加擢用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浙人攀留遮  
道尋以母喪還服闋起巡撫山西如故時山西連歲  
凶旱敷華上疏曰今山西水旱爲灾倉糧匱乏臣履  
任以來日夜憂畏千度萬思莫得其術竊見解州鹽  
池生生不窮惟資人力不假煎熬此天產也若通以  
舟楫可濟天下今河東運司歲課四十二萬引其餘  
官旣不取又不濟民天生大利以與三晉之人委之  
無用良爲可惜莫如於四十二萬引之外歲委勤能

官員別撈三十萬引出場依時變價爲預備之用蓄積無過此者復言天下之物徵所有則易供斂所無則難辦山西險阻一隅舟楫不通銀物少聚地利所出粟麥豆而已大同邊餉故取給太原平陽每米一石折銀一兩草一束折銀五分運解至彼召商上納米可四之草可二之徵民甚苛利商不貲非所以爲便也請州縣道路平行在腹裡者從其輓運本色其餘崎嶇艱於轉徙別與斟酌價直皆從之八年改巡撫陝西時邊民愁困逃亡田荒不治居民代賦甚苦敷華請酌五年爲期有人佃種則輕其賦無者量給

見在人戶暫爲代納又請開鹽引茶斤并納草納米  
之途以廣儲積邊人賴焉終南山有妖僧張金峯者  
聚徒立號裂布爲旗祭以孩嬰刻言某日諸天大會  
誘男婦燒香啖以狂藥令自起拜舞欲歸則呪虎當  
路山中負薪炭者多被迫脅不從卽支解懸樹敷華  
密令父老宗等以拜佛爲名直入生縛之旣平賜勅  
獎諭尋陞南京兵部右侍郎再陞右都御史總督漕  
運兼巡撫江北地方請設儀真攔潮閘築高郵湖堤  
凡便益漕綱者疏三四上權貴親暱干請拒絕頃之  
督運入京諸大璫雅聞敷華名因諸公送名香爲壽



敷華各報之幣既追反之曰幾誤平生吾素無內庭之交可自敗十四年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十八年陞刑部尚書敷華剛介峻潔不輕言笑秉法奉公物望甚著與南中尚書林瀚都御史林俊祭酒章懋一時稱四君子其冬召入爲左都御史既至禁貪酷戒奔競縉紳凜然畏之敷華雖剛峻自處而愛惜人才持大體無谿刻氣正德改元上狎劉瑾者八人政出闕寺科道官艾洪等以爲言上下詔切責敷華上疏請貸之頃之英國公懋與諸大臣及給事劉滄御史朱廷聲徐鉉趙佑等交章劾瑾必寘之法上曰朕

自處之敷華上疏曰臣聞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誠以君天下者當嚴恭寅  
畏不可怠也致治之盛莫過虞周虞氏兢業萬幾周  
家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克艱厥后無敢戲  
豫是以神化宜民馨香昭受天啓皇明聖神相繼太  
祖高皇帝有言喪亂之源繇於驕逸太宗文皇帝有  
言天下雖安不可忘危膺眷迓休有繇然矣我孝宗  
皇帝至德深仁上畏下憫方大有爲而龍馭上升繼  
序不忘實在陛下夫何夏秋以來宴樂逸游日狎愴  
壬政今與詔旨相違行事與成憲相乖以致上千天

變下洶人心臣等所曠職而負慙言官所切忠而懷  
疏者也今給事中蒞御史廷聲等連章論列陛下但  
付所司英國公懋與臣等列名上請陛下曰朕自處  
置臣竊歎之臣請言時政之弊四十萬庫藏已竭而  
取必足數五七歲童子何能而招之勇士織造停矣  
又織造傳奉革矣又傳奉鹽法方遣大臣整理而太  
監果復奏帶引鹽地土方遣科道清覈而太監永仍  
奏計田地管操太監何以數更鎮守內臣何爲屢換  
王欽鄧廣未嘗到部而與甘寧監鎗則政今紛拏章  
經索取官庫而准額覓水手則弊端滋蔓國家大事

百臣爭之不足數人壞之有餘賈誼有言天下大器  
置安則安置危則危臣願陛下審所置焉宋綬有言  
自古帝王未嘗不學臣願陛下學真德秀有言無逸  
則壽臣願陛下壽諸葛亮曰親賢臣遠小人先漢所  
以興隆臣願陛下究興隆之術陳子昂曰人不可使  
窮窮則奸宄生臣願陛下毋使民窮疏上不報其冬  
十二月晦日瑾傳奉令與楊守隨同罷敷華卽日買  
車就道至徐州洪艇小觸石幾溺死亡何瑾入司禮  
監其明年矯旨列敷華奸黨榜示天下尚欲借撫湖  
廣時糧餉厄爛爲罪修撰康海過瑾曰張公撫陝人

父母之不可贖乎乃止又其明年卒瑾誅又二年贈太子少保諡簡肅敷華明辨義利介若黑白有所不可不以貴勢大禍爲遷就威儀動止一循禮經天下以爲名臣子鰲山爲御史亦鯁直著聲

楊守隨字維貞守陳從弟也第成化二年進士授監察御史不應權貴人招權貴人犯法獨按問之數言事時有欲撓吏部權者爲例曰方面官銓選俱今京堂推舉京堂缺必繇內降守隨抗言不可坐奪俸三月已劾奏倡繼曉直聞中外出巡按江西李孜省姦暴鄉里守隨舉按其罪當謫戍而孜省走京師結納

中貴以左道得倖守隨自江西憂歸服闋赴京孜省  
已爲太常寺丞守隨卽劾奏孜省賊罪不宜典郊廟  
百神之祀因改爲上林苑監已而吏部擬上南京大  
理少卿再擬大理丞皆爲孜省阻格不用久之陞應  
天府丞尋以憂去服闋復除前任守備太監蔣琮陳  
祖坐侵後湖墾地爲田又漁于湖爲御史孫紘所論  
下守隨勘悉繩以法時孜省益貴用事嘗被密旨得  
舉察百官守隨適入覲忽傳旨詰吏部守隨先後任  
何官者吏部對守隨以御史丞應天中道聞計起復  
無缺添註管事上曰旣添註可調除之別任於是調

爲南寧知府而守隨從弟守陞爲翰林編修并陞爲  
南京翰林侍讀故事編修秩滿無復陞南京者竝以  
孜省構故孜省誅陞應天府尹是爲弘治初元復爲  
蔣琮輩所構謫廣西叅政五年不調稍遷廣西按察  
使尋進南京操江都御史南大理寺卿復改北正德  
初九年考績陞工部尚書兼大理卿掌寺事太監李  
興盜皇陵木罪當死劉瑾谷大用等屢以密牘囑興  
事守隨峻却之興謂其家人曰我有金四十萬留十  
萬養親以三十萬脫我死何不可爲者守隨持興益  
急興卒以內降免亡何中旨取戶部餘鹽四十萬充

丙廷別用戶部尚書韓文率九卿廷諍中旨詰責是  
何大事遽爾昌言守隨退謂文曰天下事誠有大此  
者今閣宦擅權八虎相煽吾輩何舍此耶文以是率  
衆伏闕頃之瑾等不去劉健謝遷相繼致仕武宗命  
瑾掌司禮而八虎中若馬永成谷大用張永高鳳丘  
聚羅祥魏彬俱各出筦樞要守隨復獨具一疏反覆  
論諸豎姦狀而斥瑾尤甚疏曰臣聞之孟軻一正君  
而國定矣周穆王言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  
逮夫姦邪之進實累君德日滋月潤至於廢政梗化  
禍且有不可勝言者况其機已著其勢已盛者乎今



日之事臣不得不痛哭誓死爲陛下極言之也臣伏  
觀陛下春宮之時英明煥發有過人之稟早夜嗜學  
有希聖之功親禮師儒有重道之志辨別君子小人  
有不惑之明不近左右佞倖有剛正之操天下臣民  
仰之以爲今日太平之望而先皇龍馭宣二三大臣  
至于寢闈顧命諄諄言猶在耳陛下嗣位之初率繇  
舊典開出一二新政快洽人心天下稱頌夫何數月  
以後左右近臣不能祇承德意盡取先朝良法善政  
而更張之盡誣先朝近臣碩輔而剗汰之天下嗷嗷  
莫措手足怨咨之氣致生災變天鳴於上地動於下

五星凌犯於霄中辰宿顯現於旁午彗星直穿於北斗太陽蝕來歲之首桃李華季秋之月雷擊奉天鵝吻雨壞留都皇牆古今罕見之災交集數月之內陛下獨不思其故乎今內臣劉瑾馬永成谷大用張永高鳳丘聚羅祥魏彬等八人各以姦險之性巧佞之才希意導諛誣上罔下始焉猶乘閒伺隙終也至恣意肆情外人目爲八虎而瑾尤甚陛下獨與聚處馳逐又親信而愛護之今日以逸遊荒樂之事導陛下明日以諂佞承奉之言諛陛下或于西海擎鷹搏兔或於南城躡峻登高或胡服而招騎射或飾像以作

龜蚨禁內鑼鼓音聞遠邇宮中火砲聲徹晝夜搬演  
雜劇假降師巫淆雜尊卑陵夷賤貴引車騎而供執  
鞭之役列市肆而親商賈之事巧飾百技覲中上心  
蘭室鮑肆齊街楚語近者日高未朝漏盡未寢豈其  
萬幾誠無刻暇此數人者方且叨皇上之親幸攬天  
下之威權恣行暴虐詐傳詔旨放逐大臣刑誅臺諫  
邀阻實封簪笏聖聽大開賄賂之門擅專賞罰之典  
傳奉官員衆至千百募招武勇歲及童嬰紫綬金貂  
盡與瓜牙之士玉帶蟒衣濫授心腹之人或奏帶鹽  
引私爲興販或奏討地場大興土木或索取官庫或

冒派織造義男贅壻愛卒幸童充物禁庭叨冒璫貂  
附已者增祿進官忤意者貶爵褫秩罪重厚賂反得  
陞遷功多無貲立見削奪內外臣僚惟趨瑾勢天下  
臣民惟畏瑾威向也二三大臣受顧托遺今亦有潛  
交默附漏泄事情者矣向也南北群僚矢心痛恨今  
且有畫策主文依阿時勢者矣且其數易邊境武略  
之臣大吏各省鎮守之職志且何爲事最易見臣於  
前月會同府部院司公卿僚佐力陳其罪以俟聖裁  
中官傳旨慰免臣等俯伏至以死請逮及日盱方荷  
處分臣等歡呼而退以爲必正典刑殊不數日乃蒙

委使或操練團營或行事兩廠或僉書司禮或署掌  
印綬或綜理御用兵財機務之地政事根本之區倒  
持太阿受之以柄陽遠陰近名疏實親政柄一入其  
手姦邪益中其心今天下之怨方深事勢之危已甚  
而且大行殺戮大肆貪淫大輸財賦大啓征科庫藏  
竭于官財力匱于民武勇疲于邊上下胥讒神人共  
憤而瑾心方恣瑾惡方稔以前擬今可今度後伏望  
陛下獨斷乾剛明正典刑遠鑒延熹既往之愆毋使  
臣蹈蕃武已覆之轍凡內官有在八虎名下及與相  
厚善者悉行放出別選廉慎端恪之人以備左右使

今之役將君德自正治化自清疏人不報而瑾銜之  
刺骨忽歲除傳旨與張敷華同致仕凡大臣休致必  
面覲辭謝賜宴返家給祿米人夫一切不與守隨退  
朝隸從入朝者皆亡去守隨徒步長安道中僅有吏  
胥數人肩輿擁歸明日出張家灣僦車行瑾遣偵之  
無所得其明年復與張敷華同列奸黨又明年追論  
出河南民斌獄罰贖米千石上納宣府于茂顯往輸  
途悸卒禍延群從無脫者第守陞姪茂元皆坐罷官  
又二年矯詔削秩追繳出身以來誥勅再罰米二百  
石又一年以浙江審錄郎中恬僉事霓有所奏釋死

獄不當獄囚者鄞人瑾復追論守隨故掌大理時私庇其鄉人與覆奏罰米二百石勒爲民恬寃及大理少卿亨評事富亦各罰百石守隨隨鬻賣假貸方得完輸瑾誅科道交章論薦而瑾餘黨尚在復寢之已復原職致仕還所奪誥勅年八十五卒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諡康簡守隨爲人誠慤精綜數學其以御史驗賦大同推筭盡毫髮官吏有逋賦者或望風解去或繫頸就獄見天下諸司文卷不明請以三歲遣官照刷著爲例云

李東陽

梁 儲

李東陽字賓之其先茶陵州人以戎籍隸京師四歲  
能作大字景帝召書書奏帝抱置膝前賜珍果寶餼  
六歲八歲兩召講尚書稱善命肄業京庠天順中年  
十六自鄉試連舉進士高第選庶吉士成化元年授  
編修東陽詩詞清麗字畫適美所作文章殆遍天下  
以貌寢好詼諧不爲時宰所器爲侍講學士者久之  
孝宗五年無雪至于明年不雨其五月下詔求言東  
陽上疏曰伏見去冬少雪今春缺雨自都邑畿甸東  
接齊魯南抵淮濟西連襄隴赤日坼地黃塵蔽空冬  
麥不收秋穀未種或饑死道途或典賣兒女或流徙



他鄉蘇松嘉湖諸府霖雨經年大水橫溢瘟疫流行盜賊交作河南寧夏遼東等處地震有聲半年之間奏牘累聞陛下遇災而懼下詔求言此古帝王盛心也臣被擢先朝繼塵侍從三十年來略無寸補而職在講筵不關政務惟君心爲化理之源經傳乃致治之法似緩實急似淺實深願講讀有時章句有限宏嗣與義未易悉陳嘗慕宋范祖禹講月令而深論誠於奉天之道林機講禹貢而極言勤儉爲治之理又聞唐崔郾半歲不問經義則謝無功李絳踰月不訪理道則慚飽食臣之曠瘼實又過之臣於經筵輪講

孟子不敢遠引謹就孟子以對孟子曰至誠不動者  
未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臣謂此言天人之際也  
陛下卽位之初雨暘休若不祈自至近年旱虐經時  
累禱不荅若齋醮一事偶獲者有賞不効者無刑徒  
費資財復傷治道請斷今日凡事關祈禱上涉于天  
以經呪干賞賚者竝加斥絕陛下齋明勵精用對天  
人之際凜日鑒於屋漏目民瘼於深宮天意不回未  
有也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國  
定矣仁義行政用人之首也經筵講學仁義之所繇  
生也今盛暑亢旱經筵暫輟臣願陛下取累年講官

所進直解時時繙閱用代溫書以俟秋涼講讀如舊  
將根本融徹行政用人舉而措之無不得宜孟子曰  
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古聖王用民之力而得其  
心諸營官軍本以壯國本制外患工作累歲操練日  
少諸司屢嘗執奏陛下雖亦量停乃如金水河昌國  
公墳等處當鑠金汗血之日兼工倍力特今儉完此  
不得人心之大者也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  
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  
林竹木不可勝用也今天下萬物之利無處不貧就  
舉三端而論山東諸府穀麥所宜草根樹皮掘食殆

盡繼以人肉荆沔諸湖魚產極富水竭魚荒河泊歲課多用折納易州諸處柴炭所需林木已空漸出關外一二百里他諸賦稅大抵皆然若據圖按籍計口數物都邑之內臺省之閒猶無以知之而况九重之上哉至如京師市鋪光祿寺科派太繁供應之物急於田賦買辦之使亟於催徵官價不充支給踰時曩因戶部委官侵剝招怨商賈幾絕陛下降旨切責然後貿遷不滯天下歸心但其起例太重難頓輕減物價踊貴皆繇於茲今卽不能蠲租罷稅請雜泛差役額外科派痛令所司裁省尤望陛下守訓行儉爲天

下先孟子曰饑者易食渴者易飲切見山東等處災傷已極廷臣屢請量賑漕粟未見准行臣惟京儲固重歲給尚贏何靳百萬之數不假饑渴小民以一二歲之期哉孟子曰仁政自經界始經界者所以格兼并禁侵奪也今畿甸奸民競揭空閒田地籍名投獻藩王世家輒行請乞每有賜予動數百頃得請之後標立界至包村羅落發塚夷墓訟牒纏綿冤號震動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生齒既衆地寧有遺凡以空閒請者皆爲欺也禁令雖下愈允繼之投獻者謫罰相仍陳請者竟終得地歲復一歲當何時已孟子曰

君行仁政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近者廣西蠻賊攻門  
州縣占據村落彼地官軍因乏糧器關幾成大變及  
出軍之際總兵方面等官橫被截害有司畏罪不敢  
悉聞夫仁政之大不過教養攻守之議莫先兵食宜  
下巡撫總兵大臣亟議方略措置儲蓄孟子曰君盡  
君道臣盡臣道二者法堯舜而已又曰責難謂恭陳  
善閉邪謂敬近者群臣交章請赦彭程蒙旨看詳聖  
心當必有處切見任儀所坐亦以扶持國體非爲私  
謀而小小過差未蒙湔雪仰惟陛下初元若汪奎蕭  
顯徐鏞等多以先朝貶謫言事之臣次第叙遷至如

林俊特加超擢今當求言之日而不宥罪言之臣欲效敬恭孰知所嚮夫陛下已復數人於前矣責難陳閉本自逆事以爲敬恭夫惟堯舜能容之也書奏下所司議處八年以禮部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十一年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十六年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七年重建闕里廟成奉命往祭還朝上言臣奉使遠涉川陸見聞不敢緘秘臣自閏四月以來經過裏河天津一帶遇時亢旱風霾屢作夏麥枯死秋田未種運舟不至客船稀少曳纜之夫身無完衣荷鋤之民面有菜色

極目四望可爲寒心臨清安平等處盜賊縱橫殺人劫財往往而是傳聞青州尤甚南來人言淮揚諸府或掘食死人或賤賣生口民心惶惶莫知所措江南浙東荒歉之處方數千里戶口消耗軍伍空虛官庫無旬月之儲俸糧有累年之逋夫以東南財賦所出一歲之荒已至于此北地皆瘠素無積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臣自非經歷此地則雖久處官曹日理章疏猶不得其詳况陛下九重之上耶臣訪之道路詢之官吏皆言亢食太衆國用無經差役頻繁科派重疊木植顏料百凡之物歲無虛月內府錢糧交納使



用靡所紀極京城脩造前後相仍工役軍士累力倍  
錢每遇班操寧死不赴勢家巨室田連州縣徵科過  
度請乞無厭親王之國供億之費每至二三十萬脩  
齋掛袍開山取礦作無益害有益者閒復有之加以  
貪官酷吏肆虐爲奸民力困窮怨咨交作他如游手  
之徒托名皇親附搭鹽船聲言造店關津羅網商稅  
織造內官縱使群小指擊閭閻官吏逐捉鬻販居民  
騷擾動地又臣目覩在途如此在彼可知若此之類  
未易枚舉夫閭閻之情郡縣不得知也郡縣之情廟  
堂不得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不得知也是皆始於容

隱成於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蒙蔽之禍甚深臣請以  
所見喻之節用如間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  
廣儲如畜源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今日生民  
已甚疲弊國用已甚匱乏若事事蠲之則不可盡蠲  
時時給之則不可勝給在聖心轉移閒而已臣在山  
東伏聞陛下以災異屢見戒飭群臣條論弊政然詔  
書頻降章疏畢陳而事關內府貴戚動爲掣肘累歲  
經時俱見遏罷誠恐今者所言又成故紙伏望採擇  
斷在必行書奏納之因自効求退不許其明年孝宗  
不豫劉健謝遷同受顧命武宗卽位加太子太保禮

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元年上不親政與劉健謝  
遷自劾乞罷言臣等以愚庸遭遇先帝臨終顧命惓  
惓陛下臣等痛心刻骨誓用死報陛下初政臣竭力  
匡持未敢輕易求退今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  
晝見白虹貫日群災疊異併在一時京城道路白日  
殺人西北諸邊胡虜猖獗民生窮苦府庫空虛風俗  
傾頽紀綱廢弛賞罰不當名器充濫當此之時內外  
臣僚協心倍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  
讒謗公行奸邪蠱動歷考載籍未有如此而不亂者  
也恭惟卽位詔書天下延頸而朝今夕改訖無寧日

百官庶府倣効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換殆盡  
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爲  
瀆擾釐革忒蠹則謂紛更憂在民生國計則若罔聞  
知事涉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  
百年之定制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論臣等  
或旨從中出略不豫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累有  
論列多不見允比以戶兵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  
極言利害拱俟數日未蒙批荅臣等叨居重地進退  
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勢窮理極以至于此儻諉  
顧命之名曠輔導之實旣負先帝又負陛下伏賜矜

察特允退休不許復列上政今十失以請言商人譚景清等附托皇親奏討殘鹽既不奉詔還官又不領回原價上挾朝廷下撼官司此一失也大同隨征所上衝鋒破敵當先名字多寡殊不相應人非對陣功不中率而乃欲陞數百冗員糞土爵祿私情公法此二失也內府冗員奉旨裁節僉書守門分守守備等官減革百無一二而南海子淨身人選入千餘蟒龍玉帶濫賞無筭此三失也御用監書篆缺人吏部奉旨考選其所革退皆夤緣傳奉奉詔裁革之人亡幾何時復今通送考較此四失也皇莊田土已今巡撫

官按籍使者履度復爾承遣相望此五失也皇親家人  
懇民侵田輒令拘繫來京鎮撫司質問情異初奏未  
免仍下本貫問理株連破產此六失也韋興齊玄蠱  
惑先朝盜空府庫一則貪緣分守累劾不退一則奏  
請追究但令取回此七失也執事官軍內府官匠倉  
敖教軍斗歸伍團管已得奏請及各衙門乞留仍供  
役私門如故此八失也內外運庫內府支用累數百萬  
並不給一紙印章司鑰庫錢所部奏合關領累時不  
發此九失也饒磁蠲免詔下二年又令起運此十失  
也凡十失者有則傳聞坐視無可奈何有則封還

執奏末繇終止臣等追思先帝顧命之言仰念陛下  
不改之意若塵露少裨卽潔身奚忍臣前所奏聖諭  
曰朕便處治繼曰待斟酌行臣知無可采謹讓能者  
上復不許自上疏又不許其冬與劉健謝遷連章請  
誅劉瑾等八人上下諭將安置之南京健推案哭遷  
亦訾八人者不休惟東陽默然明日皆辭位上許健  
遷去獨留東陽再請不許健遷行東陽祖餞欷歔健  
曰日者公出一言今同去矣頃之上命焦芳王鏊入  
閣加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改吏部尚書華蓋殿大  
學士劉瑾專權亂政東陽彌縫其閒外爲隨順內亦

多所周旋抹解而瑾尚心銜出所脩通鑑纂要及會  
典摘其疵謬及書畫不精者諷科道官劾東陽不敬  
奪禮部侍郎劉機等俸使改書書成進焦芳王鏊少  
傅東陽加俸而已而焦勞張綵乃稍稍爲解釋東陽  
每調旨先探瑾意卽瑾有奏輒擬優荅最後云且有  
殊等封中外駭曰其加九錫乎瑾建玄明宮東陽撰  
碑頌德瑾乃大悅是時瑾魚肉朝士株連民庶他人  
唯唯而已東陽旣結托契固緩頰寬譬雜以諧調其  
隨事應變潛消默奪天下亦陰受其福

瑾自立勾軍  
捕盜新例連

坐及於親屬都佑高主有山東人自陳嘗捕盜七十  
人乞陞土官巡簡都察院覆奏請案七十先後查家



如新例東陽笑曰此法果行旁及天下上沿百世皆可追論遂已瑾密通文臣罰米實邊動至千餘破家甚衆東陽請徙還倉爲關倉稍近其地既瑾復嚴督州縣預備倉東陽卽言罰實邊倉多勞少益不若就罰者本州郡交納士大夫免輸邊之苦焉四川鎮守太監請得便宜行事瑾中主之東陽力言不可因奏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職兵馬錢穀獄訟各有所屬其權蓋分而不專永樂以後漸遣都御史出外巡撫其有番夷地方則置鎮守總兵官復遣內臣一人同之其權則同而不專此祖宗防微杜漸深意必如今奏則四川一方王府宣慰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重上官之強悍心苟不服卽勢隙易生又如舊有草寇竊發則調征勦土官必須奏請所關尤非細故今既革去巡撫若并什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惟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難於擔當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總漕指揮陳俊以濕漕米貿銀審京平江伯陳熊許之瑾矯旨下俊詔獄使誣熊賊罪欲并殺之東陽力爭瑾謂熊犯科至重不宜姑息東陽曰某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瑄在太宗朝開

河通漕金書賊券于孫免死豈可廢功絕齒傷天下  
武臣之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今  
其子孫俱已革罷陳瑄佐太宗皇帝非有攻城野戰  
之功豈足深介東陽曰漢高祖定十八功臣蕭何第  
一封爲鄧侯何嘗攻城野戰耶但云餽餉供給不絕  
而已當漢之時無何餽餉供給雖十張良百韓信能  
賊秦誅項哉然何之餽餉猶屬漢一時爭戰陳瑄開  
河通漕歲致四百萬石京師此國家萬世利也瑾乃  
誅俊熊僅革侯爵投之海南真鑑反朝命出師詔告  
天下詔書有耶還差出官較一條瑾曰行事衙門累  
朝舊例如何可革東陽曰舊例已在京師今差這四  
外驚辨煩各姦詐因而矯託真贗莫辨近已累犯煩  
朝廷處分若真者耶還則屬自無所托然瑾以纂脩  
矣因以天順元年舊稿示瑾瑾語塞

然瑾以纂脩

降東陽俸旬日間以脩孝宗實錄復之乍降乍復東  
陽不能去也瑾敗東陽言臣備員禁近於劉瑾事體  
相關先後調旨撰勅或被駁再三或徑自改竄或持

同私家假手他人或遽出謄黃逼令落底臣雖委曲  
匡持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自知不職甘  
從褫奪且請磨玄明宮碑文上慰止之頃之以寘錘  
誅特進左柱國廕一子尚寶司丞疏言今天意昭回  
聖心洞悟奸閹屏除罪藩斯得明詔再頒弊端盡洗  
奉身乞退實維臣時不許南京御史張芹劾東陽當  
逆瑾專恣之日禮卑貌詘無所不至今其事成傳位  
之詔當出袖中南京吏部侍郎羅玘者東陽門人亦  
寄書曰公竭忠盡赤天下皆知大事無所措手矣易  
曰不侯終日此言非歟謂公當依依者皆自爲謀者

也百歲後公身集詬誰能解之白首老生受恩居多  
當此不言誰復言者請先削玃門生之籍然後公言  
于衆大加誅伐以彰叛恩之罪因自致仕去而是時  
中外有流賊之變中書舍人何景明則上記東陽曰  
近者河南盜賊日益橫起山東士卒經年暴露國有  
強禦而獄有言官野有屠戮而朝方宴笑廷議大謬  
市今不行勢急燔溺恃明公拯救爾昔者召公告老  
公旦挽留今明公責深望重宜惋時悲人略疑忌之  
嫌捐顧愛之意勉強就列若引而棄去非所以後身  
而急國家然東陽累疏辭讓是時提督馬中錫督兵

平賊倡招撫之說東陽獨力持之

巨寇劉六劉七等起畿甸羣盜充塞

王師屯德州惠安伯張偉不敢出戰提督馬中錫以鄉黨墳墓所在恐爲迫脅倡爲招撫之說司禮張永以問東陽東陽憤然曰此賊本朝廷編氓犯法恃理與外夷狄不同攻疾州縣拒命官兵數千萬衆遭其荼毒朝廷養兵百五十年用之今日無分寸效方且出師而以招撫爲說有血氣者宜痛心疾首食不下咽也永等皆歎曰李先居二年賊平論功賜資廕子生終是老成人議遂定

姪一人錦衣千戶固辭改文職又命兼支尚書俸有近習言京軍不習戰陳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而以京軍如數戍邊春秋分番上甚喜遣司禮監與谷大用至閣議東陽力辨不可大用言上意定矣姑試之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如其不可勉強曲從必有

息異時獻計者不知何在執筆者固自永存國事  
一債雖死何贖往返再四乃具揭帖明陳其故下兵  
部議時廷奏皆謂不便兵部亦執奏至再而內意已  
定司禮監文書官壓進擬票云上坐乾清宮門必欲  
今夜批出東陽極言不便者十事且言今五府六部  
六科十三道皆稱不便臣等股肱之臣居輔導之地  
若阿順曲從是滿朝皆有忠心臣等獨當誤國實不  
敢別議翼日乃內降遂乞休許之賜勅褒諭今有司  
時加存問給月米歲夫東陽子兆先有文材天絕廕  
姪兆延爲中書舍人居四年卒賜寶鏹賻米布甚厚

論祭九壇贈太師謚文正東陽夙負文章之望朝廷  
稽古代言盡出其手平生善獎才雋朝罷海內名流  
畢集其家東陽開懷茹納崔銑爲翰林時冬夜與客  
劇飲長安市東陽前呵入朝銑持杯詣前請下東陽  
下車大酺數升去旦悔與客詣謝東陽曰尚能飲否  
復與大醉罷東陽所著懷麓堂集天下翕然宗之又  
以漢魏閒樂府歌詞皆有爲之作文人代興重襲故  
常無復歸趣李白才調雖高亦仍舊而已張籍王建  
以下無譏焉元楊廉夫力去陳俗而縱其辯博不卹  
聲調因取古今忠臣義士幽人貞婦奇蹤異事命題

立義擬古樂府時人誦之東陽與楊一清相善也病  
漬一清偕同列省視曰無可爲公身後者國朝百五  
十年人臣未有諡文正請用以尊公

邵銳叙懷麓堂集曰盛德嘉謨

澤被海內如大將禦戎不聞號令一節一麾無不如意

梁儲字叔厚順德人宋梁克家後成化十四年會試  
第一廷試首二甲改庶吉士授編修累遷吏部侍郎  
侍孝武二宗東宮正德改元以副總裁纂脩孝廟實  
錄及大明會典遷吏部尚書兼學士掌詹事府事劉  
瑾駁其纂修會典紕謬貶右侍郎實錄成復尚書兼  
職如故瑾竟傳旨出爲南京吏部尚書瑾敗復官兼



文淵閣學士累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兼華蓋殿大學士與楊廷和蔣冕毛紀同時爲相儲故長廷和七歲與同舉進士而又先貴及其爲相反讓而居下其爲人忍辱慈巽一時群邪用事朝政二三廷和冕紀有所不遂輒稱疾乞退儲常就中和調武宗將幸宣大廷和冕諍不得皆稱疾儲與紀泣諍左順門旣紀亦稱疾儲獨諍累日秦王惟焯請潼關以西鳳翔以東河塹牧馬地曰皇祖以賜臣先王棧也江彬朱寧張璉皆受王賂爲求上上意許之兵部科道執奏不得震怒促草制廷和冕稱疾儲曰孰在公卽起草曰

昔太祖高皇帝著今無得益藩王地藩王地廣則士  
馬衆多士馬衆多則奸人相蠱誘不利於宗社以王  
請之勤朕念親親不忍王拒王得地後宜無多養士  
馬收聚奸人聽其蠱誘是將不利於宗社不有高皇  
帝訓當此之時朕全親親不能已王慎圖之上覽駭  
然曰勿予也慮乃大上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  
壽巡邊下內閣草制甚亟廷和稱疾獨促儲上坐左  
順門而待之儲固不草名詰之對曰勅者君所以賜  
臣陛下儕臣臣草勅乃名君臣是以不敢上怒手劍  
立曰不草齒劓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請曰臣卽

死他日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勅他日覺而怒曰臣儲  
無禮臣名君顯戮臣罪不可赦上擲劔起是日也儲  
卽家召客出歸對客殊不言齒劔事上出禮臣議召  
外藩世子爲居守錢寧江彬皆陰有屬儲厲聲曰奸  
人之謀足聽耶上春秋鼎盛何患無子召外藩子萬  
一有他吾輩斧鑕矣旣與蔣冕扈從南京將行請天  
子行璽隨備不測楊廷和曰恐爲奸佞所奪亦足名  
變執不與南京七請迴鑾上且卽郊於南京儲曰上  
卽郊迴鑾無日矣與冕疏言兩都郊壇祖宗配位不  
同禮南京郊壇首德祖次太祖北京郊壇首太祖次

太宗德祖配位太祖躬奉安太祖配位太宗躬奉安孰敢擅遷之而擅增減之抑二祖一宗奉配之初博考聖經詳集廷議詔諭宗藩以及方內卽擅遷而擅增減之亦能如祖宗之時從容廷議詔諭之廣且詳乎上乃不果郊議北還顧還無期儲與冕跼行宮西階下自卯至酉傳諭再四曰臣未得命不敢起上乃傳命曰不南儲冕乃起駕還開河卒導水以浮御舟者人數十萬久俟河涘饑疫藉仍儲散遣之兩自劾請罷不允以妻喪未葬先隴未修爲辭武宗使治其妻喪修先人隴賜祭焉世宗卽位奉迎勸進事定爲

言官所劾歸賜勅傳遣行人伴送有司月給廩致輿夫官一子中書舍人既錄定策扈迎功廕子世錦衣指揮固辭儲立朝四十餘年官特進光祿大夫勲左柱國卒贈太師諡文康與祭葬爲人沈厚韜晦不言人過亦不自明功誣而追論之殊不自白反薦揚之或以至大官門生故舊詆儲者皆得直聲而儲黯然安詬謗儲去大臣被劾者自辯解劾者坐得罪儲在位有富名及儲没子孫不免窶天下思儲而稱之孫孜禮部主事能詩善書畫

郎曰東陽當閣十有八年請退屢矣不可不止世以

爲大譏君臣之際固未易割也智深而不伐旁行而不失其守古之人有行之者狄梁公歟儲之立朝亦倣此意

王 鏊 劉 忠

王鏊字濟之吳人年十六隨父讀書太學

鏊父琬舉鄉試仕光

化縣光化自劉石之亂流民散處山澤間在所而是上官慮其生變一切驅逐琬不忍獨招安之民獲按堵

善爲制舉之文太學諸生爭相傳誦先達名輩屈

與爲友侍郎葉盛提學御史陳選一見以天下士奇

之成化十年應天鄉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

之流也明年會試復第一入奉廷對時望方屬執政

名  
忌之置一甲第三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  
九載陞侍講弘治初憲宗實錄成陞右諭德尋晉侍  
講學士兼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辨君子小  
人之用舍反覆規諭上未嘗不動容也方春上游後  
苑鰲講文王不盤游田上爲罷上每聽講畢召中官  
李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指若輩矣張壽寧侯於鰲有  
連鰲絕不與通東宮將出閣大臣首薦鰲可備輔導  
命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旣以爲吏部侍  
郎北虜入寇上等邊八事率多施行鰲學問贍博文  
章爾雅春容試士南宮專尚經術弘治間文體爲之

一變至是請科舉之外略倣前代制科如博學宏詞之類以收異才六年一舉舉毋過十餘人其翹然出類者除之翰林餘補科道部屬中書先有官者量材加秩數年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學古爲高正德元年災異見謝遷引咎求退舉鰲自代是時上狎劉瑾八人者韓文率諸大臣伏闕爭上大怒有旨召鰲等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莫敢發鰲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繇而治文危言繼之謝遷旣去瑾意欲引焦芳芳慮物望不協以鰲士論所歸遂言於瑾與之同陟瑾威鈴士類按索微瑕幾死者累累鰲言士



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旣辱之又且殺之吾尚何顏居  
此瑾亦繇是稍寬瑾銜文不已必欲置之死地又欲  
以他事中健遷傷害劉大夏楊一清皆鑒前後保持  
此時瑾雖意不在鑒見鑒開誠與語亦見聽信久之  
焦芳專事嬖阿議彌不協瑾驕悖日甚鑒阻遏不得  
居常戚然因求去瑾曰王先生位高矣何自苦乃爾  
鑒求益力瑾使覘之書交皆絕得賜璽書乘傳歲夫  
月米以行健遷歸政之後以爲異數旣歸脩然自遠  
於山水之間吳中士大夫好尚一無所入與人清不  
絕俗和不清時文行德業隨見師仰莫瑕疵者居閒

十餘年海內士大夫交章論薦世宗卽位遣官優禮存問奏疏謝因請上講學親政經筵之外復仁宗弘文閣故事妙選天下學行之士更番入閣使大臣一人領之萬幾之暇時從容造訪以究經史之道古今成敗之端民間疾苦之詳又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王藻曰君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群臣所以正天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

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人上殿謂之輪對內對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亦三朝之意今莫若復古內朝之法以通上下之交成天下之務蓋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卽古正朝

也常朝則奉天門卽古外朝也唯於內朝皆無二  
者然華蓋謹身武英等殿卽其遺制洪武中如宋濂  
劉基永樂中如楊士奇楊榮輩日侍左右蹇義夏原  
吉時常奏對今內朝罕御常朝之時上下之間批荅  
章奏數刻而已而堂陛懸絕威嚴赫奕御史糾儀鴻  
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謝恩見辭惴惴而退至於  
三殿高閼又復鮮窺孝宗晚年深慨於此屢召大臣  
議政便殿將大有爲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盛唯  
陛下遠法聖祖近師孝宗追希周漢唐宋之盛天下  
幸甚上嘉納之方欲用整整遽卒巡撫都御史吳廷

舉上言鑒高文清節守道見幾乞與褒恤贈太傳諡  
文恪鑒爲人心平氣和言論簡易而誠信藹然表裏  
洞達自其少年長制舉之文中歲作明理克己二箴  
以自進晚作性善論其文曰欲知性善幸反內觀寂  
然不動之中至虛至靈存焉湛乎非有官乎非無不  
墜中邊不雜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惡復有惡至  
於善惡惡復有混復惡三品性猶鑑乎物來則應物  
去則空惡之生也生於蔽乎氣質旣異性亦隨之譬  
之珠然墜澄淵則明墜濁水則昏墜污穢則垢上智  
澄淵也凡庶濁水也下愚污穢也天地間脂塞充滿

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月在天物各受焉江湖淮海池沼溝渠莫非是月心者月魄性者月光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人謂善發聖賢之旨鑒爲古文詞明暢整嚴得韓愈之法而正嘉開繼鑒名爲善制舉文者毘陵則有唐順之薛應旂海虞則有瞿景淳海內稱之曰王唐瞿薛薛應旂字仲常嘉靖十四年進士授慈谿知縣不樂爲今乞九江府教授先後入仕動忤於時久之爲郎歷試考功考留都官自信益篤弗阿其友衆始不悅左斤之爲郡判亡何復禮部提學副使力以其學抗流俗流俗譁而攻之竟調兵備郵延去延之日軍民父老號呼攀援襁屬于道車不能前先是巡撫王公薦應旂于朝謂程朱再出韓范復來忌者乃附和萋菲以沮其進應旂羞仕逾二紀立朝不滿旬月謗忌朋興偃蹇遷謫

而隨在務行已志其歷任公移皆經綸要略庫濟機  
宜要非空言無實者此也 瞿景淳字師道生十月  
能誦詩關雎少時嘗扁舟巢湖中夜有炬火數千遍  
舟厲聲叱之卽應時滅爲諸生久困場屋而制業益  
精務究於所以作者之旨所謂朱絃疏越一唱三歎  
吳中稱王文恪經業爲明冠獨景淳繼之文恪會元  
及第乃景淳久諸生間教授里中自給意豁如也嘉  
靖癸卯提學御史楊宜識景淳以第一試南京而侍  
讀華察自棄卷寅前列其明年遂亦用會元及第第  
二人授翰林院編修歷隆慶初以禮部侍郎召用亡  
何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懿景淳爲人孝友篤至然不  
以峻行潔寬然長者也所接卽匹夫孺子不以情見  
是重若若臣而無卑儀當奉使懷慶時鄭王以言事  
忤旨徙鳳陽繫攝國事者世子懼爲恭敬後迎用幣  
重景淳一切謝弗納此時世宗已密使詔之矣然景  
淳曰吾所持使當如是耳請告還朝從衆謁相嵩嵩  
莊謂客曰倭旦夕平云何胡總督才是辦也而南中  
人往往爲倭挫胡君何好亂也胡總督者宗憲嵩客  
也景淳前應曰固也相公雖明遠度之不如不佞月  
觀也胡君擁十萬師無尺寸效而賊日夜躡赤子財

賦地不佚南中人不得一單枕臥何言好亂也相公  
業不欲聞之誰爲相公聞者於是嵩改容謝然數日  
攝之矣景淳領治詔勅陸炳爲緹騎帥與相嵩表裏  
後先有四妻至欲封其貳後者獨難景淳膝靡扶兵  
部移以請景淳執不可嵩爲請又不可炳不自俾去  
景淳爲德不近名爲文不近奸爲吏不近俗以故天  
下雖知景淳然不能盡景淳王世貞言鑒公秋耳言  
天下事勁挺不阿而要歸之忠厚士寧可度相也  
劉忠字司直陳留人父達國子博士忠成化十四年  
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爲人方峻寡合修勵行誼時  
國家無事翰林諸公文學詞藝交遊有聲忠獨卷斂  
沉默歷官幾三紀始自侍講進侍讀學士武宗卽位  
以故東官講讀進翰林學士掌院事疏陳崇正學戒  
佚遊數事語甚剴切旣因經筵進講勸上恪遵祖憲



戒狎近小日親朝政而劉瑾惡之傳旨與楊廷和並補南京禮部侍郎一時無缺俱從添註臨行楊廷和尚有幣別瑾而忠則徑去矣忠去京師口語籍籍吏部尚書許進遂陞爲南禮部尚書尋改吏部南都吏部名爲散府長屬之間俛禮瓦合忠獨秉風裁稽較曹司以勤惰驗職事以清濁律名行諸曹郎不敢復瀟散如曩時當六歲考察給事御史郎中有憑附不飭者下書其考胥吏白身冒進者一切革罷焦芳薦忠於瑾瑾傳旨徵忠方有向用之漸旣至見其氣岸難招改吏部尚書兼學士掌詹事府瑾誅始被推入

閣尋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忠在事以守成法遏黃緣爲先獨持正論亡所忌顧  
饋遺請托力拒絕之繼瑾者張永使其黨廖鵬忠所  
忠遇以僕禮而已在位不滿三月歎曰陳力就列不  
能者止吾難強負初心乞致仕累疏不許以省墓請  
假許之是爲正德六年而是年忠主會試事張永指  
摘錄文告上上以示李東陽東陽力爲解忠卽日陞  
辭抵家上疏乞休作野亭一區鑿池種樹徜徉其中  
所獲賜餘歲分十三四以頒諸流離貧餓者曰吾雖  
杜門謝客猶有車馬游從之樂有貧餓周恤之惠君

賜得章上恩可侈矣忠入閣不久未大有所明顧當世否風頽之日守正敦節一時隱然爲朝著之重許進論當代人物推忠與章懋雍泰三人而崔銑謁忠私第忠慨然謂曰古羈人匹夫雖當流離困絕尚不敢一毫非義况居位祿食者乎門人鄒守益別忠忠握手益手曰子國器也善自愛寧直無媚寧介無通寧恬無競世宗初遣行人存問忠使孫入謝因陳正身致治之要在畏天法祖正心勤學而歸重於進君子以退小人退小人以安君子得君子而用之其引援非道德之清流則典刑之故老彼小人者或勸於

善或逃於野而天下日趨太平矣得小人而用之必  
引援惡黨以助奸進拔邪佞以延譽彼君子者甘老  
死於丘樊不遺羞於名教而天下政治咸隳其術中  
矣仍望上臨御文華默召輔臣授筆札令疏錄兩京  
九列長貳之賢能各省撫按藩臬之卓異卽九卿長  
貳各省撫按藩臬來朝亦不時宣問其僚屬賢否軍  
民利害會萃群言繕寫三帙一留中備覽二付內閣  
吏部以比古聖王清問下民近世書臣名屏風而古  
大臣夾袋記才之意上覽疏嘉荅亡何卒贈少保諡  
文肅

名山藏

卷之六

四六

四六

四六

郎曰王鏊劉忠皆賢相也鏊通雅不失其正忠稜稜  
岳岳有不可搖撼之象傳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乎